

去新疆旅行，期盼着與禾木相遇。

禾木是個村莊，也是個景點，位於新疆喀納斯湖畔。很久之前受了一幅禾木村照片的誘惑，一直想去會會她。相片中的禾木風景如畫，氛圍安適、悠閒與愜慵，牽動了鬧市人的嚮往。

圖瓦人的前世今生

黃虹堅

生活在這幅畫裏的是圖瓦（Tuva）人。他們散居在俄羅斯、蒙古國和中國，在國內僅有一千八百多人，集中居住在新疆的喀納斯、禾木和白哈巴三個地區。他們操蒙古語，但沒有自己的文字，所以人文學科未把他們立項為「民族」。

有人說中國圖瓦人的祖家在俄羅斯西伯利亞一帶；也有說「圖瓦」本是一個部落，後來歸化了成吉思汗；更多圖瓦人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後代。

學術上對此沒有定論。

「成吉思汗」這位十二世紀間的英雄，其名字領着人們穿越到千年歷史之前。當西方還處在扼殺人性的黑暗中世紀，那時鐵木真，後來被擁戴為「汗」（普通話音同「含」）的草原之子，以自由天性與個性活力，領着大軍馳騁在北方草原上，最終統一了蒙古各部落成為了「大汗」。但他征服的夢想並未就此止步，他的蒙古鐵騎穿過中亞，踏至東歐黑海。歐洲至今還在傳說，他們的人種中，比如匈牙利人，就流着成吉思汗大軍的血脈，一些人的五官、體格都表現出蒙古族的特點。見慣了大漠荒野、歷盡了征途艱辛的蒙古軍士，迷戀上了歐洲別致的風光和女郎，因而在此休養生息，開枝散葉，留下了蒙古的血肉。這些似乎都順理成章，但只是傳說。它們一如成吉思汗的許多故事，都只是人們依據想像塑造的英雄情節。

有一點是確鑿的史實：成吉思汗絕非「只識彎弓射大雕」，他還是蒙古帝國法

律文明的締造者，一部《成吉思汗法典》就是證明。

那時尚未有影像技術，成吉思汗的面容是個謎。但後人用繪畫、雕塑、影視滿足了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仰望。

去過東北齊齊哈爾市的人都知道，那兒有個成吉思汗廣場。廣場中央一座青花圓柱，高托起駿馬上的成吉思汗塑像。還有一組表現成吉思汗率領其子弟出征的群雕。雕塑中的成吉思汗身板健碩，神情剛毅，姿態鏗悍，這些便是雕塑藝術家對成吉思汗的認知。

在一場場橫掃南北、踏遍萬里的征戰中，必須有一條堅強的後勤補給運輸線。不論是大雪茫茫，也不論是寒風似刀或是大雨滂沱，兵器、馬匹、戒衣、蒙古人飲食所特需的牛肉、羊肉、烈酒，都必須源源不斷地保證供給。

圖瓦人驕傲地宣稱，他們就是這支後勤補給隊伍的後裔。



圖瓦人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後代

草原上漫長的冬夜，補給隊伍圍着篝火取暖，向着蒼天唱出悲愴的思鄉曲，拉出悠遠的馬頭琴調，再就是大塊吃肉、大碗喝酒……這休憩的一幕，在想像中是一場浪漫，在現實中卻是生存的苦鬥。有的學者認為，圖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時遺留的老、弱、病、殘士兵後代。也許就是這種先天不足的基因和不健康的飲食習性，嚴重地影響了圖瓦人的壽命。

圖瓦人沒有太老的長者。中央電視台為揭開這支神秘族裔的面紗，幾年前曾訪問過一位最年長的圖瓦老人。這位老人也已過世，走時六十五歲。

成吉思汗的死亡也有多種傳說，據《馬可孛羅遊記》的說法，他死於討伐西夏之戰的箭傷。成吉思汗離世後，他的大軍也漸離了激情的征戰，補給隊伍的後人圖瓦人也走向了「歲月靜好」。他們早年靠狩獵為生，「禾木」二字在圖瓦語中，指黑熊腰上的肥膘，這是他們狩獵史的佐證。後來他們轉向游牧加農耕的生活。再後來，也就是現在，他們靠旅遊業來討生計。禾木村許多家開設了民宿、飯店、商店，門口擺着小攤，掛着別致的招牌或圖騰。做飯店的，還把殺好的雞鴨或半邊豬羊牛高高吊起，以做招徠。

禾木村被禾木河分隔成兩部分，一部分在山上，一部分在山下大馬路的兩旁。上山經過的木橋，全用黑舊的原木，古樸而粗礪。河面寬二十多米，流着山頂融化的雪水。水量很足，帶着嘩嘩聲流淌。河床時見大石，水流遇上，便共同繪下「捲



禾木村現已成為新疆旅遊景點

起千堆雪」的畫面。

過河就見到了一片白樺林。白樺葉在深秋風中片片飄落，鋪了一地金黃。遊客騎馬娛樂，在白樺林中踏着落葉緩緩穿行，繪出人在畫中遊的畫面。

上山的路鋪設了很有規模、統一標準的木棧道。登高一路，兩旁都是秀麗山景。到山頂眺望，山下便是誘惑了許多人的那幅相片：灰色的天幕，下面是斑駁交匯的水與草；排排褐綠色的小白樺林，看去整齊其實是在悠然自得地散落；閃隱其中的木屋群若隱若現，房頂升起縷縷炊煙；遠處峰嶺逶迤，頂着終年不化的白雪……這畫面洗脫了凡間俗氣，透着遏止不住的原始力量。

太陽在下午三四點已顯得乏力，朦朧中的禾木看似一幅靜謐的油畫，人們半躺在草地上，對着這幅畫沉醉良久，才不捨地下山。走到四車道的柏油大馬路，兩旁便是圖瓦人現在的家。圖瓦人流落草原時住氈房，定居後住木屋。眼前這些三角房頂的木屋看去都很新，每幢房子都帶一個寬大的院子，木柵欄劃分出了各家各戶的邊界，路邊停着私家車，大門口掛着各行業的招牌，還有百花齊放的藝術標誌。

在尋常人家中，一所小學醒目地「夾在」其中，門口木匾用蒙、漢兩文寫着學校的名字：「喀納斯小學」想來孩子們學

的是雙語。小學校長據說是一位圖瓦文化研究學者。

我們到一戶圖瓦人家作客。它的大廳有四五十平方米，材質全是木頭。牆上掛着壁毯、民族服裝和獸皮。大廳圍放着長桌，放着款待客人的小吃：奶茶、炒大麥粒、薄脆。旅客坐定以後，幾名男女青年表演了圖瓦人的傳統歌舞。兩名男女表演的舞蹈有許多翻掌扭肩的動作，頗似蒙古鄂爾多斯舞蹈。穿蒙古袍的年輕人演奏了不同的樂器，樂器的音色聽來新鮮，曲子都帶一點曠遠的味道。

有位紅衣舞者很是活躍。他的舞步奔放，動作老練，還不時用流暢的普通話與遊客打趣調侃。聽說他曾參加過中央電視台「星光大道」的節目，怪不得有點見過世面的落落大方。

走時天色近晚，風已含涼意，提醒冬天將至。到那時旅遊業會相對淡靜，大多數不木人便會守着木屋度過寒冷悠長的冬季。他們會像老祖宗一樣，圍着火爐唱歌拉琴，敘說家常，大量的酒、肉也自然必不可少。傳說中令圖瓦人人丁稀薄的生活習俗，只有他們自己才能作出改變。

旅遊車離開，禾木村在身後遠去，半輪淡月初現天際。想着圖瓦人經歷的前世今生、漫漫千年，眼前升起了一張滄桑而年輕的面孔。

作者簡介

黃虹堅，香港作家。小說、電影劇本等作品曾獲多項文學獎。

說不盡的國子監

李碩儒

朋友們常讚美我居京的家，說你那裏文脈滔滔，總該有些仙氣吧？對此，我雖笑而不答，心裏卻愜意暖暖，因為我的確與國子監比鄰而居，舉步可到。每每走出門來，走在那古槐林立、氣度雍容的國子監街上，總有一種滿滿的、氣韻不俗又愧對於他的感覺：因為比之他人，我總該更多地讀懂他、認識他，可多少年來，雖也曾陪親友草草地入門遊覽過，卻仍是知之不多。

那天早晨，晴空一碧，夏風舒爽，我以一種虔敬之心趨往「補課」，站在他「面闊三間」、「懸山頂」、「屋宇式」的門前，看着那黑廊、黑柱拱圍的黑色大門，和大門上方懸掛的乾隆大帝親題的「集賢門」三個大字，不由得神思悠遠，時空變幻……或許因為知道這座建於元初的國子監直至明清，七百多年間皆為歷代王朝發布教育政令、管理教育和全國唯一的最高學府，倏然間，眼前影像不由得跳到牛津大學門前：一座建於泰晤士河谷地的小城牛津。一條不寬的馬路逶迤而過，兩旁是大大小小中世紀四合院，一些兩三層高的修道院式的建築錯落其間，沒有圍牆，沒有大門和校園，甚至也無大學招牌，氛圍寧靜自然、卻在空氣中滲潤着一股書卷氣……這就是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……目轉移，眼前又出現一處綠草如茵、跑道幽長、一個個身穿白色運動衣的男女學生長跑的鏡頭，他們正在胡佛塔和一處處紅頂不高的建築襯托下，跑着他們的青春和夢想——這是聞名遐邇的美國史丹福大學，他位於三藩市灣區，與帕拉阿圖市隔一條馬路而居，同樣是無大門、無圍牆、無

校區。

這處世界著名學府的建築與格局雖大不相同，卻處處彰顯出東西文化的傳承與追求：一個是開放與自由，一個是莊穆與沉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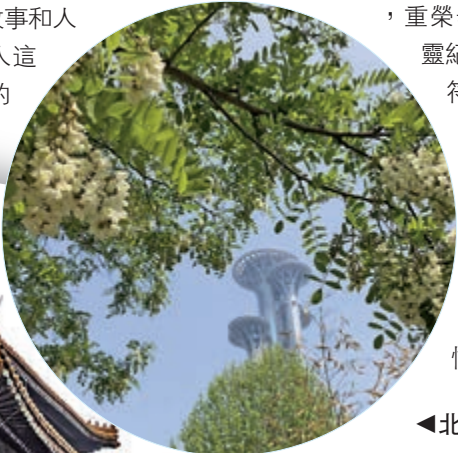
帶着瞻仰之心，我穿過集賢門，朝院內走去。因知道辟雍是歷代帝王親授御學之處，自然應仔細看看，穿過琉璃牌坊，只見一座「重檐四角攢尖式」大殿在夏陽輝耀下熠熠閃現：那高踞殿頂的鑲金寶頂盡顯皇家氣派，那四角飛檐幾似飛旋向天，屋檐下丹柱之上的斗拱群在彩繪中金光點點，而乾隆御書「辟雍」兩字猶如烘雲托月般高懸於殿堂正前額枋之上。真是接天美輪，觸地美奐，殿堂四周，一脈漢白玉百合望柱石欄環環鋪展，欄下則是清水環流，波光粼粼，波光裏夏荷正艷……

何以名「辟雍」？原來，「雍」為水中高台，諸多銅器銘文有載：園水之中有

高台的「辟雍」本為周王畋獵遊觀的園林，後由儒家禮制文化的演變，逐漸變成一種「天子之學」的特定形制建築，代代相承，帝王御學，必在這種建築——辟雍之中，這也才有晉成帝侍中馮懷所言「天子修禮，莫盛於辟雍」。為了這種修禮之盛，歷代王朝只要江山已定，必首建辟雍，而親臨講學者首推漢光武帝劉秀（其辟雍在洛陽），此後，帝王們大多臨雍講學或臨聽，集大成者當屬清乾隆。

在古雅輝宏的辟雍，我自內而外、繞階徐行，因想，古人曾將學問概括為三種，即：帝王之學、功名之學、詩文之學。乾隆御講，自然是要以「功名」為誘餌，釣天下英才為他的帝王之業而效命；而那些襄橋而立、靜聽御講的監生們哪個沒有自己的夢想、故事和人生旋律？可如今，這人這事都早已變成了歷史的

孔廟和國子監是皇帝祭祀孔子的場所和中央最高學府



北京隨處可見槐樹

作者簡介

李碩儒，作家。曾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委、編審、文學編輯室主任和文學刊物《小說》主編。其著書獲過全國圖書獎和「五個一工程」獎，所編電視劇獲過金鷹獎。現為美國華文文藝家協會副會長。